

515309

麦德罗

〔意〕瓦思科·普拉托里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515309

47.4752

P2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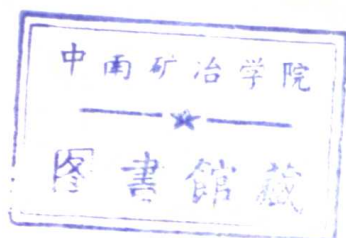
麦 德 罗

〔意〕瓦思科·普拉托里尼 著

刘翠亭 袁华清译



0052362



上海译文出版社

Vasco Pratolini

METELLO

本书根据 Arnoldo Mondadori 出版社

1976年3月版译出

麦 德 罗

【意】瓦斯科·普拉托里尼 著

刘黎亭 袁华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14,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200 册

书号: 10188·438 定价: (六)1.00元

普拉托里尼及其小说《麦德罗》

(代序)

当代意大利文学史上有过几场有趣的辩论，其中较大的一次发生在一九五五年，辩论的中心是瓦斯科·普拉托里尼当年付梓印行的长篇小说《麦德罗》。

以卡罗·萨里纳利为首的一部分评论家认为，《麦德罗》是一部划时代杰作，标志着带有许多新闻报道性质的战后新现实主义文学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危机，预示着作家们舍弃旧模式、寻觅新道路、使一系列“实验性创作手法涌入”文学领域的开始。①从内容上讲，它“找到了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观点”，即从普通劳动者和普通社会党人的角度出发来认识世界，干预生活，看待和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②

然而，卡尔洛·穆舍塔在《麦德罗及新现实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持相反意见。他断言《麦德罗》的写法没有脱出新现实主义的框框，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极不成功，整本小说败笔累累，最致命的一点在于作者热衷于反映人的动物性关系，而“忽略了与这种关系同样复杂和细微的社会关系的发展”③。

不过总的说来，评论界和读者大都觉得这是一部近年来罕见的优秀作品。因此，小说初版后立即被抢购一空，几

个月内不断再版，销售额创了纪录，并荣获同年度意大利最有名的文学奖之一——维阿雷焦奖。

《麦德罗》是三部曲《一部意大利史》的第一部（另两部是一九六〇年的《奢侈》和一九六六年的《比喻和嘲讽》）。它以十九世纪后半叶、二十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的描写，展现意大利早期工人运动的一个侧面。麦德罗生在城里，长在乡下，后来回城当装卸工，不久被一个建筑工地录用，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他的技术日趋熟练，他从小工晋升为泥瓦匠和泥瓦师傅。他的政治觉悟也在与资本家进行的面对面斗争中逐渐提高，他从信奉无政府主义，转为接受社会主义，最后成为工人领袖，领导了震撼全国的一九〇二年建筑工人大罢工。与此同时，他对生活的态度也愈来愈严肃，自觉地否定作风不检点的过去，决意“从今以后”做一个忠实于妻子的好丈夫，喜爱孩子的好爸爸。

《麦德罗》既写了可歌可泣的劳资斗争场面，又在似乎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感情领域中着意渲染；既有新现实主义式的白描记实、真朴自然的段落，又有艺术散文式的委婉动人、纤巧细腻的篇章。此外，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书中还有不少地方运用了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和艺术手法。

-
- ① 转引自罗马诺·卢佩里尼《二十世纪文学》，第二卷，第543页；意大利，都灵，洛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 ② 卡罗·萨里纳利《意大利现实主义的序曲和终曲》，第108页；意大利，那不勒斯，莫拉诺出版社，一九六七年。
 - ③ 意大利，罗马，《社会》月刊，一九五五年第八期。

因此我们认为，当年萨里纳利和穆舍塔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所作的论断都未免失之片面，著名评论家朱里阿诺·马纳科尔达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似乎较为公允：“《麦德罗》的引人注目的历史作用与其说在于它的艺术质量，不如说在于它提供了一块检验我国文学的各种问题和各种可能性的试金石”；“它是作为新现实主义的确切无疑的衰微过程的催化剂和对新的兴趣、新的目标进行朦胧的、然而却是坚持不懈的探索的促进剂而出现的”^①。

严谨的工作态度，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写作经验，是普拉托里尼写出这部在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小说的先决条件。

普拉托里尼在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时说，他的这部卷帙浩繁的三部曲，尤其是第一部，应该成为一部以普通人的生活为背景的意大利历史。所以，他在动笔写作《麦德罗》之前搜集了大量史料，对意大利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工人运动作了详尽调查，使小说中的每一个史实都经得起严格的考证。

除了书中描写的事件符合历史真实外，作家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特别是主人公的形象具有很高的真实感。麦德罗是当代意大利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正面人物，即使如此，作家并不想把他人为地拔高，使他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恰恰相反，普拉托里尼既以褒赞的词语写了他的优

① 朱·马纳科尔达《意大利当代文学史：1940—1975》，第249页；意大利，罗马，联合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点和长处，也以贬责的笔触写了他的缺点和错误。这么一来，英雄人物头上的光晕消失了，但他也变得更加真实了。有人认为，作家之所以能把麦德罗的形象塑造得这么成功，是因为糅进了不少自传性因素。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但作家与书中主人公的身世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却是事实。普拉托里尼生于一九一三年，跟麦德罗一样，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工人家庭；跟麦德罗一样，没有机会受完初等教育便踏进社会自己谋生。普拉托里尼二十岁以前饱尝人生痛苦，换过许多职业，当过店员、排字工人、饭馆招待、饮料小贩。每天干活之余，他抽出时间发奋读书，通过自学奠定了文学基础。四十年代他参加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五十年代移居罗马。

普拉托里尼的文学创作起步于三十年代末。一九四一年的《绿地毯》、《马加契尼路》和一九四三年的《女友们》使他成为全国瞩目的名作家。他的写作风格在这三部作品中已经初露端倪：抒情性的追忆和叙事性的记实相结合。战后写的《街区》（1945）、《家庭纪事》（1947）、《苦难情侣》（1947）、《圣弗雷迪阿诺的姑娘们》（1952）和其它小说中，一部分侧重于追忆，另一部分主要是记实。前者从作家本人的青少年时代中撷取素材，用艺术散文风格和略带感伤的笔触刻画严峻的社会环境和艰辛的家庭生活；后者则用白描记实手法勾勒佛罗伦萨地区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斗争。一九五二年动笔、一九五五年脱稿的《麦德罗》标志着作家的艺术造诣在以往的写作经验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他独具匠心地交替运用追忆和记实两种手法,把“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写作风格和佛罗伦萨文学创作传统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幅描绘世事人情、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画面,使全书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译 者

1983年1月

目 录

普拉托里尼及其小说《麦德罗》(代序) . . .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03
第三部	165
第四部	283

第一部

麦德罗·萨拉尼出生在圣尼科洛路①，可是到十五岁为止，却从来没在那儿住过②。麦德罗家所在的那个街区，任何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亲属。麦德罗的父亲是个淘沙工，过去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居住在莫齐广场和科洛纳路③之间的人全都认识他，因为他个子矮小，拳头不饶人。大家称他为卡柯，这倒并非因为他们谙熟神话，而是因为维基欧宫门前有一组班迪纳里的群雕④，他们认为他和群雕里的卡柯一样，只有赫科勒斯那样的英雄才能制服。据说开始他很生气，后来知道卡柯是盗贼，他倒也挺高兴，因为尽管他本身为人正直，对盗贼却甚为钦佩。他跟彼埃特洛·哥利没有交情，不过却是乔万尼·哥利的朋友；可是，只要有人提到巴枯宁⑤，他就要往地上啐唾沫。佛罗伦萨成为首都的第一年⑥，巴枯宁正巧住在圣母玛利亚·德尔·菲奥莱教堂后面。有一次，卡柯和他的朋友，一个名叫莱奥波尔多的人，到普齐路⑦巴枯宁的寓所去找他。莱奥波尔多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拳头也很厉害，原先是马戏团里的竞技演员，后来在彼阿泰利纳广场边上开了一家咖啡馆。听说巴枯宁的家里总是备着酒菜，朋友也好，素昧平生的人也好，只要

肚子饿了，都可以去。波尔多^⑧和卡柯去的时候，已经深夜两点了。他们并不饿，或许只是有点渴；他们只想认识认识巴枯宁，请他“别搞马志尼^⑨的那一套，别和那个名叫贝佩·多尔菲^⑩的温文尔雅的革命者和虚伪奸诈的面包商眉来眼去”。可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佣人”却让他俩吃了闭门羹。

这一切情况，麦德罗本来无从得知；是后来贝托和佩斯泰利这些年纪较大的人告诉他的。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去世了；几个月后，父亲正在干自己的活计——在河里淘沙——的时候，淹死在阿尔诺河中。别人告诉他，他的母亲象天使一样温顺，很喜欢她那位个子矮小、然而膂力过人的

① 位于佛罗伦萨市阿尔诺河南岸。

② 麦德罗出生后，父母就把他交给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农民家里去抚养。

③ 莫齐广场在圣尼科洛路西头，科洛纳路在阿尔诺河北岸、佛罗伦萨市中心，两者相距约三公里。

④ 维基欧宫为佛罗伦萨市政厅所在地，大门左侧有雕塑家巴齐奥·班迪纳里（1488—1560）于一五三三年雕的“赫科勒斯制服卡柯”群雕。赫科勒斯为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英雄，卡柯是刁钻的窃贼。

⑤ 彼埃特洛·哥利、乔万尼·哥利和巴枯宁都是当时欧洲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⑥ 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一年间，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王国首都。

⑦ 普齐路位于佛罗伦萨大教堂—圣母玛利亚·德尔·菲奥莱教堂西南方，两者相距很近，不到五十米。

⑧ 波尔多为莱奥波尔多的爱称。

⑨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振兴运动领袖之一，青年意大利党创始人。

⑩ 朱塞佩·多尔菲（1818—1869）：佛罗伦萨面包商，曾加入青年意大利党，后为意大利行动党佛罗伦萨地区负责人。贝佩为朱塞佩的简称。

汉子，给这个男人生了几个孩子。后来，可能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如果不流产，让孩子生下来，婴儿一般只能活几天，最多活几个月。确实，她不象贵妇人，不愁吃不愁喝；可是，卡柯却不让她去接受救济（也不准她到育婴堂去讨人造奶；其实，她的血有毒，到育婴堂要点奶给孩子吮吸是很必要的），结果，“一个小子和两个丫头”便给折腾死了。卡柯在这种时候，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硬要妻子抱着死去的婴儿，跟自己出去。他让妻子坐在维基欧宫前的石阶上，自己登上赫科勒斯和卡柯雕像的底座，开始发表演讲：“大家都管我叫卡柯，就象这家伙一样，你们听着……”于是，他再一次被投进慕拉泰监狱，罪名随警官的心绪而定，或者是辱骂当局、煽动闹事，或者只是说他酗酒肇事。

大家都说，妻子去世和把刚出生的婴儿交给奶妈哺育这两件事，使他变了个样。“真的，我变呆了，”他回答道。“因为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啦。象她那样的女人，哪儿还能再找到呢？”看来，眼下他必须忘掉一些事。他不象先前那样，每星期起码把自己灌醉一次；相反，他戒了酒，每天都到阿尔诺河中去干活。年景很好的那五年，沙子卖得和面包一样贵，淘沙工的船还没靠岸，建筑公司的车子已经在等着装沙了；那时候，他却出一天船，休息三天。现在，正处于十年不景气时期，沙子堆在河滩上无人问津，就象麦秸堆在地里没人要，变成废草一样；可是他，却每天起大早，第一个来到阿尔诺河中，为了两生丁^①而心甘情愿地劳累一整天。因

① 一百生丁为一里拉。

因为这个缘故，普尔蒂乔拉地区的淘沙工都和他疏远了。如果有谁说他几句，他就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眼解释道：“我得给奶妈付钱，得让孩子活下去。我答应过她的。”他象要握起锨把似地，朝掌心啐口唾沫，然后攥紧拳头，在空中挥动几下，高声说：“在河里，我一个人可以同时对付你们三个，谁想试试？”

一八七三年年底的一天早晨，阿尔诺河涨水，河水几乎齐岸。大雾弥漫，太阳迟迟不出来，站在格拉齐埃桥上连塞里斯托利花园也无法看清。尽管这样，卡柯还是决定出船。“我从小就和阿尔诺河打交道，”他常说。在河流的这一段，他闭着眼也能行船。岸边有个下水道的排水口，俗称“酒桶”，正好把这一段分成两截。“阿尔诺河的脾气，我已经摸透了；在这里我就是赫科勒斯。”那天早晨，你如果倚着桥栏杆往下看，就会发现阿尔诺河似乎在一片灰黑色的雾霭中消失了。河面上只有卡柯一个人。他把船划到河心，一面摇橹，一面用木篙探索河底，并且开始淘出一锨锨沙子来。他得经常朝后用劲，因为河水尽管流速缓慢，却不断把小船推向岸边的排水口。他已干了两、三个钟头，船上装的沙已经达到预定的一半；可是晨雾却还没有散去，反而越积越浓了。突然，小船遇上了从“酒桶”中排进河里的水流。污水量大流急，即使河水不多，也会在很长一段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涛。载荷甚重的小船被水流冲得在河里打转。卡柯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撑着篙，打算把小船撑到河心去。但是，小船因受力过猛而失去平衡，卡柯掉进河里；他紧紧抓住木

篙。忽然，在旋涡里打转的小船撞上了木篙，猛烈的冲撞使卡柯松了手；小船随即把他压进水中，好象一条钢带一样，把他永远箍在这个用水制成的大棺材中。

林契纳是慕杰洛地区^①的一个村庄，与瓦尔迪西埃维交界。当时这儿还没有公共汽车，离开孔泰阿-隆达以后，就得顺着小石子路和大车道，步行到这里来。林契纳村土地贫瘠，只长着几棵栗树和冬青榲；农民养不起牛马，只好养羊。这里的女人怀孕刚三个月，便通过邮差的嘴，到城里到处宣扬。不过，她们不是大家闺秀，也没什么名气，因此很难有幸被人选作奶妈。选择的余地很大，谁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孔泰阿山区的一个村妇哺养呢？可她们生活贫困，乳汁不能白白浪费掉。土地尽管瘠薄，但高山上的空气却很新鲜，这带来了好处。她们的孩子虽然过早断了奶，日后又多年来饥一顿饱一顿，但是却个个长成了能扶犁耕地的庄稼汉。因此，孔泰阿、维吉奥和迪科曼诺等地的村妇作为奶妈虽然很少有人要，当地的长工却大受欢迎。这些小伙子勤劳节俭，沉默寡言，珍惜身边的所有东西；他们性格坚强，心地十分善良。

蒂纳依一家子知道卡柯的死讯后（他们给卡柯发了封信，催他交当月的哺育费；邮差把退信捎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收信人去世。”），老蒂纳依就让儿子艾乌杰尼欧和儿媳伊索利娜穿上好衣服，把卡柯的孩子送回佛罗伦萨去。

^① 慕杰洛地区位于佛罗伦萨北面三十多公里的山区。

“你们去告诉卡柯那小子，想要糊弄一个乡下人，十个城里人还嫌少哩。”

儿子儿媳回来了；伊索利娜的怀里仍旧抱着小麦德罗。

“真的死了。”

“没有一个亲戚来领他。”

老蒂纳依把帽子扔到炉灶边的长凳上：“咱们可算交了好运！”他愤愤地说。

晚饭后，他点燃陶制烟斗，心情已经平静了。全家人——艾乌杰尼欧、儿媳、两个未成年的闺女、抱着伊索利娜的孩子的老伴——在听他唠叨：

“好些年来，他们一直把林契纳村当收容所，有一点芝麻大的倒霉事，就窜到这儿来，溜进咱家的大门。”

伊索利娜抬抬下巴，指着怀中的小麦德罗：“咱们怎么把他送回去？怎么把他交给育婴堂？你们说呀！”

她是个年轻妇女，可能已经喜欢上小麦德罗了；归根结蒂，她是第一次做母亲，也是第一次当奶妈。要说有偏爱的话，她心里向着的可不是自己的孩子。

“总会有法子的，”老蒂纳依说。“没准是他运气好。这两天你俩再去佛罗伦萨一趟，把事情办妥当。”

艾乌杰尼欧一手握着拳，搁在另一只手的掌心中。他低着头说：“我们已经试过了，他们不收。需要证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空中晃了晃。“必须带上证人到佛罗伦萨市政厅去，当着公证人的面……这上面全写着呐。”

伊索利娜补充了几句：“他们说，谁能担保这孩子真叫